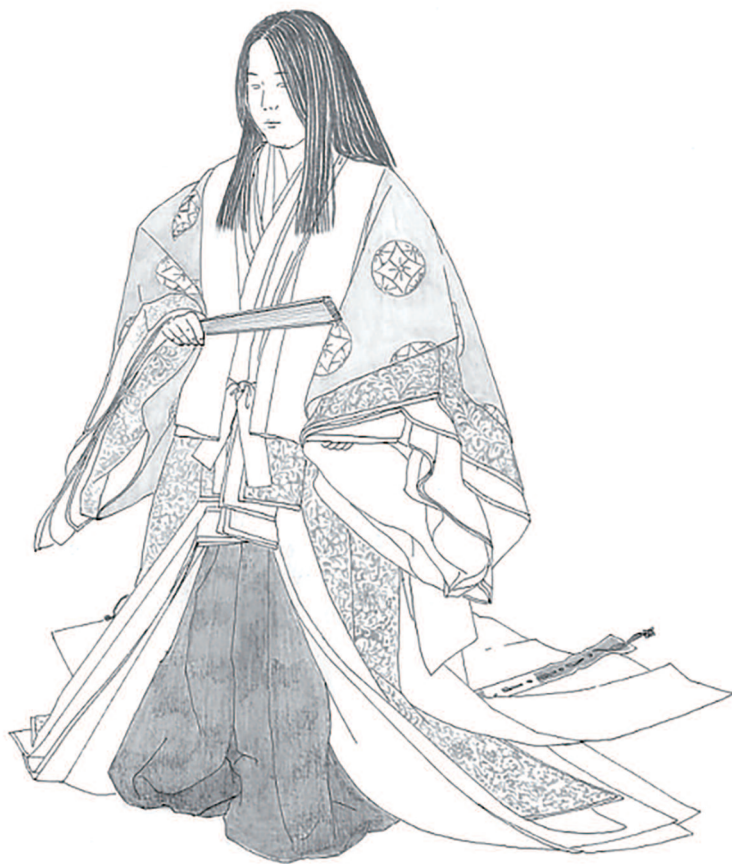


日本「皇后」的特質 —以立后儀式爲中心—



女房裝束（作畫：木下千春）
（引自：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歷史繪引網路資料庫」
<http://wwwap.hi.u-tokyo.ac.jp/ships/shipscontroller>）

伴瀨明美（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著
梁曉弈（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翻譯

古今論衡 第 33 期 2019.12

一、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是明確日本對中國皇后儀禮的受容及其獨特發展的具體情況。日本的古代國家在形成之時向隋唐朝貢並努力導入其國家統治制度，尤其是受唐朝的影響極為深遠，這是由於學習其律令法的緣故。然而由於日本不受唐朝冊封，故能獨自進行法典的編纂，在這一過程中結合日本的社會結構對作為底本的唐律令進行了較多改動，例如天皇與皇后這一皇權的中樞，學者也認為日本在此保留了古來的形態。

本論文在日本與中國皇后儀禮比較這一大主題下，重點注目立后儀式，通過基於史料展開的具體考察，論證日本的皇后雖以中國皇后為藍本，卻無論是在儀禮本身也好、皇后本身的存在形態方面也罷，都實現了日本獨自的發展。

二、律令的導入與日本的皇后

日本開始使用「皇后」一詞，是在正式導入律令制的八世紀以後，這毫無疑問是以中國皇后為模板。關於這一時期的皇后，從古代日本的基本法《養老律令》（天平寶字元年，757）中可以找到相關規定：

【職員令中務省中宮職條】

中宮職

大夫一人掌吐納啓令，亮一人，大進一人，少進二人，大屬一人，少屬二人，舍人四百人，使部三十人，直丁三人。

《令義解》是養老令的官方注釋書，其中對「中宮」有如下定義：「皇后宮，其皇太后、太皇太后宮亦自中宮也」。^❶換言之，中務省下屬的中宮職是負責管理與皇后（皇太后及太皇太后）相關事務的部門。

後宮職員令中則有關於皇后資格的如下規定。

【後宮職員令妃條、夫人條、嬪條】

妃二員，右四品以上。

*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 JSPS 科研費 15K02813，鹿島學術振興財團研究助成的資助。

❶ 《令義解》的註解如此，然而「中宮」之所指隨時代變化而多有不同，其變遷非常煩雜，在此難以詳述，後文僅在必要時加以說明。參見橋本義彥，〈中宮の意義と沿革〉，《平安貴族社會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頁 117-150。

夫人三員，右三位以上。

嬪四員，右五位以上。

後宮職員令是關於後宮十二司所屬官員的規定，而在開篇就規定了妃、夫人、嬪等後宮稱號及其位階。這裡重要的是，最上位的妃的位階規定為「四品以上」。由於品位只給親王及內親王，^②因此可知當時的妃只能從皇女中選出，在此之上的皇后也只能由皇女擔任。由於日本並無同姓不婚的原則，因此皇族通婚也是理所當然，皇族女性的婚姻對象據律令規定亦僅限於皇族內。^③

【儀制令皇后條】

凡皇后、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內，於天皇、太上天皇上表，同稱臣、妾名對揚稱名，皇后、皇太子，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率土之內，於三后、皇太子上啓，稱殿下，自稱皆臣妾對揚稱名。

皇后之位低於太皇太后與皇太后，稱「殿下」。同時皇后與太皇太后、皇太后並稱「三后」。

【公式令平出條】

本條規定的應「平出」字句中包括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妃、太皇太夫人同」、「皇太后皇太妃、皇太夫人同」，以及「皇后」。

對本條中的皇后，《令義解》注釋為「天子之嫡妻也」，而對「太皇太后」則注「天子祖母登后位者為太皇太后，居妃位者太皇太妃，居夫人位者太皇太夫人」，對「皇太后」則注「天子母登后位者為皇太后，居妃位者皇太妃，居夫人位者皇太夫人」。

【公式令令旨式條】

本條規定三后下達命令時所用文書格式為「令旨」。

【公式令啓式條】

本條規定了中宮職的提案需要獲得三后同意時需要採用「啓」這一文書格式，換言之，臣下向皇后上奏時需採用「啓」這一文書格式。

【祿令食封條】

本條規定中宮湯沐為二千戶。

② 根據繼嗣令皇兄弟子條規定，皇子、皇女、皇兄弟姐妹皆為親王（女性為內親王）。

③ 繼嗣令娶親王條。

【名例律六議議親條】

一曰：議親，謂皇親、及皇帝五等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四等以上親（太皇太后者皇帝祖母也，皇太后者皇帝母也），皇后三等以上親。

本條規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四等以上的親屬、皇太后三等以上的親屬皆屬於六議之中「議親」的對象。括弧中為原注，在此將太皇太后、皇太后定義為天皇的祖母與母親，這與前引《令義解》公式令平出條一致，由此可知日本律令中將太皇太后與皇太后視為天皇的生祖母與生母，這也可以說是律令引入時期日本后位概念的特徵。

律令中所見與皇后相關的規定大致如上，由於律令之外無成文規範，與皇后形態相關的規定也就只有上述內容。皇后沒有服裝的規定（此點天皇亦然），也沒有皇后的職責、儀禮等相關規定。這直接原因與日本未曾編纂禮典有關，與王權相關的諸制度多由禮典所定，中國歷代王朝的國制與禮制密不可分，禮典編纂與律令法並行。然而在律令引入階段（七世紀），日本對禮制的吸收並未採取編纂禮典的方式，而只是從唐令中擇取與禮儀有關的規定，對此加以修改或是重立新條，試圖將其限定在律令法範圍內，是非常有選擇性、限定性的接納，而其中並未收入與王權相關的規定。^④

三、立后儀式的整備

（一）「儀式書」編纂以前

從律令導入期至八世紀後半為止，日本不見立后儀式相關規定。如前所述，日本並未系統導入禮制，也未曾獨自編纂禮典，冊后儀式作為五禮之一的嘉禮的一部分，想來也未引進日本。

關於這一時期的立后儀式如何進行，從史料來看，律令制正式導入後的首次立后，亦即聖武天皇冊立藤原光明子為后，據《續日本紀》^⑤天平元年（729）八月戊辰（10日）條有「詔立正三位藤原夫人為皇后」的記載，同月壬午（24日）條則有記載將五位以上的諸司長官召喚到內裏之中，宣讀天皇關於立后理由的敕書，並賜親王五位以下祿。^⑥以下引文是光仁天皇任命井上內親王為皇后時《續日本紀》的相關記載。

④ 大隅清陽，〈唐の禮制と日本〉，《律令官制と禮秩序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頁332-352。

⑤ 收錄從文武天皇元年（697）至桓武天皇延暦十年（791）間歷史的正史。

⑥ 這次立后是律令制正式導入之後的首次立后，且藤原光明子是首位非皇族皇后，因此針對這一立后，有以政治史研究為主的大量研究積累，在此僅列舉代表性論文，即岸俊男，〈光明立后の史的意義——古代における皇后の地位〉，《日本古代政治史研究》（東京：塙書房，1966），頁213-255。

寶龜元年（770）十一月甲子（6日），詔曰：「現神大八洲所知倭根子天皇詔旨止宣詔旨乎親王王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眾聞食宣。朕以劣弱身承鴻業，恐畏進毛不知爾退毛不知爾所念波貴久慶伎御命自獨能味夜受給武止所念彗奈毛法能麻爾麻爾追皇掛恐御春日宮皇子奉稱天皇。又兄弟姊妹諸王子等悉作親王冠位上給治給。又以井上內親王定皇后止宣天皇御命眾聞食宣。」

引號內是詔書的內容（這是用漢字記載天皇和文口語的文書，稱為「宣命」），下劃線部分則是與立后有關的文言。接下來的引文則是桓武天皇立夫人藤原乙牟漏為皇后時《續日本紀》的記載。

延曆二年（783）四月甲子（18日），詔立正三位藤原夫人為皇后，是日引侍臣宴飲，賜祿有差。

由此可知，立后通過頒布像這樣內容「立某人為皇后」或是「定某人為皇后」的詔書（宣命）而實現。宣命是以宣讀為前提的文書形式，可知這應是在某種儀式場合上在諸臣面前宣讀的文書；除此之外，記載中還能見到天皇賜群臣祿與宴會的記載，但是難以知道這一儀式具體是怎樣的。

（二）「儀式書」中所見立后儀式

八～九世紀間，通過遣唐使等活動，中國文物不斷傳入日本，對唐禮的吸收也不斷深入。^⑦然而這一階段也未對唐禮進行全面吸收，而是採用了編纂被稱為「儀式書」書物，來記錄宮廷諸行事的具體儀式細則。儀式書不按照五禮分類，而採用獨自的編成方式，其篇幅亦不及《大唐開元禮》的十分之一，儀禮項目也並不一致，因此可以說這時仍然停留在非體系、有選擇性的接納。^⑧雖然如此，在儀式書的編纂過程中，與王權相關的宮中儀禮逐漸得到整備，立后儀式也在此過程中得到完善。

日本史料中能夠確認到的最初的立后儀式，記載在推定成書於弘仁九年（818）前的敕撰儀式書《內裏儀式》中。^⑨《內裏儀式》的本文多有散佚，然而在成書於十世紀中葉至十二世紀中葉之間的《本朝法家文書目錄》（當時日本所有的律令法典等的目錄）中記載了《內裏儀式》的篇目名，其中有〈冊命皇后式〉一節。〈冊命皇后式〉這一篇目名，想來是參照了《大唐開元禮》的篇目名。

⑦ 大隅清陽，〈禮と儒教思想〉，《律令官制と禮秩序の研究》，頁353-389。

⑧ 坂本太郎，〈儀式と唐禮〉，《律令制度——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七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頁146-154。

⑨ 西本昌弘，〈『內裏式』逸文の批判的検討——二つの「內裏式」をめぐる——〉，《日本古代儀禮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97），頁233-278。

至於流傳至今的儀式書最早有立后儀式相關記載，則是編纂於貞觀十四年（872）之後的《儀式》。^⑩其中與立后相關的記載（《儀式》卷五〈立皇后儀〉）如下：

前一日，太政官召式部省，仰可令集會刀禰之狀。當日早朝，中務省置宣命版於尋常版北，式部丞・錄率史生・省掌等，於建礼門^⑪前庭，東西相分，列立刀禰。於時閤內大臣喚舍人如常，親王以下應召，左右相分參入（五位已上在承明門^⑫內，六位已下在同門外）。式部錄稱容止如常，訖宣命，大夫進就版宣制，其詞曰：「天皇大命良万止勅布大命乎、親王等・百官人等・天下公民眾聞食止宣、食國天下政波、獨知倍伎物爾波不有、必母斯理倍乃政有倍之、自古行來留事、皇后定天之、閤中乃政波、成物止奈毛常毛所聞看行須、故是以其色其位某乎、皇后止定賜布、故此狀乎悟而、供奉止勅天皇御命乎、眾聞食止宣。」訖各退出。後日早朝，外記召式部省，仰可令集會刀禰之狀，時刻親王以下參入，（五位以上在北中門^⑬外，六位以下稍退在後）于時內侍^⑭一人進宣，云云。五位以上・六位以下稱唯，拜舞退出。

（宣命的現代語譯）「天皇的命令，親王等百官、天下公民咸可知聞。天下之政非一人之政，必當有後宮之政。此為自古以來之行事，定皇后則後宮政行，故定某官某位某人為皇后。謹記此言，盡心侍奉。以上為天皇所言。」

以上是《儀式》中「立皇后儀」的全部內容。一目可見，與唐禮相比非常簡短。^⑮原本唐禮中的冊后儀式在禮制上就分為兩種，分別是迎入某家女子為皇后的「納后」，另一種則是將後宮某人冊立為皇后的「臨軒冊命皇后」，然而日本則只有相當於後者的儀式。這一點從前引《儀式》「立皇后儀」中「以其色其位某乎、皇后止定賜布」（定某官某位某人為皇后）的文言中即可看出，能夠被立為皇后的女性必然擁有位階。這遵循了日本冊立皇后的實態，日本的儀式書並非禮典，而只是規定了儀式的具體過程，其特質也在此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⑩ 日本在養老律令的編纂與頒布之後，沒有編纂新的律令，僅編纂格式以代替。在弘仁年間（嵯峨天皇在位時期，810-823）、貞觀年間（清和天皇在位時期，859-876）、延喜年間（醍醐天皇在位期間，901-922）之間，分別編纂了格、式以及遵照唐禮典的儀式書。學界通常認為《儀式》一書即是《貞觀儀式》，然而並無法斷言，僅能確定一定是官撰儀式書。

⑪ 內裏外郭南門。

⑫ 內裏內郭南門的正門。位於紫宸殿（內裏正殿）的正面。

⑬ 推斷為玄輝門。內裏內郭的北正門，位於後宮殿舍正面。

⑭ 內侍司是後宮十二司之一（因此為女官），九世紀之後是後宮十二司的最高職官，主要職員為尚侍、典侍、掌侍，除近侍天皇，參與奏請、傳宣等事務之外，還負責掌管禁裏儀式。後世職責更有增加，天皇出御時攜劍璽隨行，並可以天皇使者身份參與諸社祭禮，是服侍天皇的女房的核心與最高位要職。十世紀後，尚侍實際上成為後宮的品位，因此典侍成為實質最高階，多由天皇與皇后的乳母擔任。

⑮ 在此僅列舉《大唐開元禮》所在冊后儀式的項目。「納后上」（卷九三嘉禮）：卜日、告園丘、告方澤、臨軒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告期、告廟、冊后。「納后下」（卷九四嘉禮）：命使奉迎、同牢、皇后謝表、朝太后、皇后受群臣賀、會群臣、外命婦朝會、群臣上禮、皇后廟見。「臨軒冊命皇后」（卷一〇五嘉禮）：卜日、告園丘、告方澤、告太廟、臨軒命使、皇后受冊、皇后受群臣賀、皇后表謝、朝太后、皇帝會群臣、群臣上禮、皇后會外命婦、皇后廟見。

此外，《儀式》據推測應當基本上繼承了前述《內裏儀式》一書的內容，然而《內裏儀式》的立后儀式相關軼文裡提到了「近仗服中儀」一語，¹⁶這表明了近衛府參加這一儀式，¹⁷還提及了群臣在聽到宣命宣制之後需「再拜」的規定（這是《儀式》中沒有提及到的）。

如前所述，《內裏儀式》與《儀式》所載的立后儀式均是對唐禮、具體來說則是《大唐開元禮》的繼承。這不僅在於篇目名的相似，例如日本古來的拜禮方法應當是「四拜」，在此卻導入了唐禮的「再拜」之儀，這也是論證兩者間繼承關係的理由之一。¹⁸此外，《儀式》「立皇后儀」中「後日早朝」時舉辦的群臣參賀的拜賀儀式，這與《儀式》「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中所載相通，據推測這也是因為《大唐開元禮》中有冊后之後「皇后受群臣賀」的部分，日本為了模仿這一部分內容，導入了《大唐開元禮》「如正冬賀儀」的緣故。此外，宣命文中基於儒家夫婦觀念而成的天皇與皇后的職責分割也值得重視。

雖然如此，儀式的具體內容卻與《大唐開元禮》所載截然不同。因此，從儀禮用語開始，儀式的一部分遵照了唐禮，在這一意義上日本確實吸收了唐禮，但是即使是在唐禮受容全盛期時的立后儀式，其受容方式仍然參照日本的國制與宮廷社會的實情，是有選擇性的部分繼承。

九世紀的儀式書中所見日本立后儀式可整理為如下（尤其強調了與唐禮不同的部分）。

- 以天皇的居住空間，亦即內裏正殿紫宸殿的前庭為舉辦儀式的場所。
- 參列之人只有親王以下的有位階官人。
- 在天皇出席的前提下，對聚集在內裏正殿前的官人們宣讀「立某人為后」的詔書，官人們稱唯（恭敬地應答）、再拜，表明承接宣命之意。由此，立后儀式完成。
- 皇后本人不參加立后儀式。這一點與唐禮中皇后被人受冊有很大不同。¹⁹
- 次日，親王以下有位階官人參集於後宮正門，面南遙拜皇后居所。
- 儀式書中所載幾乎只有與宣命宣制有關的內容。

¹⁶ 西本昌弘，〈『內裏式』逸文の批判的検討—二つの「内裏式」をめぐる—〉，頁233-278。

¹⁷ 亦即說明，雖不見於《儀式》式文所載，天皇在此時應當出御。

¹⁸ 西本昌弘，〈『內裏式』逸文の批判的検討—二つの「内裏式」をめぐる—〉，頁233-278。

¹⁹ 藤森健太郎，〈平安期即位儀禮の論理と特質〉，《古代天皇の即位儀禮》（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頁117-157。

如前所述，儀式書的記載非常簡潔，淳和天皇的皇后（正子內親王）的立后儀式，據推斷採用了《內裏儀式》與《儀式》所載儀禮，就此《日本紀略》^{②①}有如下記載。

天長四年（827）乙未，制曰。現神止大八洲國，云云。正子內親王乎皇后止定賜不，云云。即日任宮司，皇帝更御紫宸殿，賜侍臣以上飲，謝座、謝酒如儀。六衛府獻御贊，酒酣奏和琴，次雅樂察奏音聲，殿上、廊下群臣皆率舞。白日既昏，繼以明燭。賜絹布。

由此來看，宣命宣制之後有宮司除目（任命中宮職的職員），天皇再駕臨紫宸殿，賜宴、賜祿等儀式內容。

宣命宣制、賜宴、賜祿都是前節所述《內裏儀式》編纂前的立后儀式中就已經存在的環節，可知九世紀儀式書中對立后儀式的記載，是將自古以來的立后相關諸儀式遵照唐禮進行修改成文的產物。

因此，立后儀式得到了整備，但是其實在前述的正子內親王之後，有近百年的時間沒有立過皇后。為何日本會有近百年不立皇后的歷史，就這一問題有很多研究者進行過研究，並將其與「日本古代的皇后究竟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相關聯，但是至今為止沒有定說，^{②②}筆者自己也沒有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解釋。

四、立后儀式的確立

然而，在延長元年（923）醍醐天皇冊立皇后以後，十至十一世紀的天皇除少數例外都冊立了皇后。這一時期，日本史學界將其稱為「攝關期」或「攝關時代」。到十世紀為止，藤原氏通過若干次政變，在侍奉朝廷的諸氏族中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藤原氏一族中的特定家系更是通過將女兒嫁入後宮的方式成為歷代天皇的外戚，深化了與王權的關係。到了十世紀後半，確立了「攝關政治」的運作方式，簡單來說，天皇的外戚就任攝政或關白（兩者合稱攝關）等執政者地位，將女兒或是姐妹送入後宮，^{②③}讓她成為皇后，一旦她生下皇子就可以讓皇子即位，而攝政關白再與身為

^{②①} 《日本紀略》抄錄於正史，是可以補足正史散佚部分的輔助材料。由於僅為正史抄錄，立后宣命省略了開頭之後的部分。

^{②②} 就這一問題，山本一也，〈日本古代の皇后とキサキの序列—皇位繼承に關連して—〉，《日本史研究》470（2001）：24-57，整理了先行研究史並提出了有力觀點，可參看。

^{②③} 誰能夠入內並不是由天皇的意志決定，而是貴族間權力鬥爭的結果。而入內後的身份地位並非是律令制下的妃嬪稱號，而是統稱「女御」。身份地位統一化的原因，被認為是能夠將女子送入宮內的就僅限於少數上流貴族的緣故。至於為何廢止令制妃嬪稱號，雖然諸說紛紜，但是基本在定員數過少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然而為何新稱號是「女御」，目前沒有答案。

天皇母后的家族女性合作，輔助天皇並操縱政局，這就是所謂的「攝關政治」。這一時代被稱為「攝關期」，這一時期的皇后之位，是試圖與天皇構建密切外戚關係的貴族們爭奪的對象。

攝關時期的立后儀式，除了前章所列舉的官方儀式書中所載的宣命宣制之外，還新增了許多要素，儀式典禮上出現了許多變化。而考慮到這一時代的立后儀式在此後直到前近代為止的時間內一直被視為日本立后儀式應當參照的先例，或許可以說日本的立后儀式是在這一時期正式確立的。本章將就相較於前代發生了很大變化的攝關時期立后儀式的構成、構成儀式的諸要素的意義、以及這一立后儀式的形成背景進行討論。

（一）立后儀式的構成

日本在十世紀之後，不再編纂像《儀式》這樣以唐禮為參照對象的官撰綜合儀式書（亦即不僅收錄特定的儀式與行事，而是需要以宮廷內所有的常例與臨時儀式為對象的儀式書），宮廷儀式中最為重視的是先例，基於這些先例，開始出現了私人編撰的綜合儀式書。這一變化的背景是唐、渤海、新羅的衰退與滅亡導致的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化，使得日本不再自發地從外部導入禮儀制度。²³

攝關期的立后儀式的記載除了收錄在上述這些私撰儀式書中，官僚貴族的日記（以下統稱為「古記錄」）中也有立后相關的記載，²⁴根據這些一手史料，我們可以復原立后儀式的詳細經過。以下，以這些材料為主（儀式書主要採用《江家次第》²⁵）對立后儀式的內容構成加以檢討。附表「立后次第」是將立后儀式的過程以《江家次第》的條目為依據立項，根據儀式場所區分，以時間先後排序。表中列入括號內的是《江家次第》中雖無相應條文，但是據古記錄記載立后儀式中出現過的項目。以下根據表中編號進行說明。

²³ 大隅清陽，〈禮と儒教思想〉，頁353-389。

²⁴ 與此相關的論文，最易入手的是三橋正，〈攝關期の立后關係記事—『小右記』を中心とする古記録部類作成へ向けて—〉，《明星大學研究紀要：人文學部・日本文化學科》20（2012）：99-158。本論文收錄並注釋了攝關期內四次皇后立后（藤原遵子、藤原定子、藤原城子、藤原威子）的相關史料（以古記錄為主）。此外《小右記》指的是右大臣藤原實資的日記。

²⁵ 《江家次第》可以說是私撰綜合儀式書的集大成，本書所收錄的「立后式」是立后儀式相關記載裡最詳細的。本書成書時間要晚於攝關期，但是同樣收錄了攝關期的立后例。

附表：立后次第

內裏（皇宮）	本宮
((1) 立后宣旨)	
((2) 皇后預定人退出)	
(3) 所司召仰、宣命草作成	
(4) 宣命作成、宣命使定	
(5) 宣命宣制	
	(6) 勅使參宮
(7) 宮司除目	
	(8) 家居品運入、安置
	(9) 火炬屋、時簡、御膳棚、釣燈樓的設置
(10) 啓陣召仰	
	(11) 新后著座、拜禮
	(12) 饗宴、給祿
	(13) 大殿祭
	(14) 供膳、手水
	(15) 名謁
	(16) 女房諸役、侍、職事以下補任、女房等饗
	((17) 三日間饗宴)
	((18) 內裏還啓)

(1) 立后宣旨

這是將立后的決定告知立后預定人選的宣旨。²⁶ 立后宣旨由接受天皇命令的藏人²⁷ 前往立后預定人選的殿舍以口頭傳達。附帶一提，日本的後宮空間內男官可以自由出入。宣旨的內容一般是「以女御可為皇后，定申宜日」，一般立后預定人選的監護人也就是父兄也會在場，實質上這一宣旨是傳達給他的。「宜日」具體指的是立后宣命宣制的執行日，宣旨的目的既是傳達立后決定，同時還有下令勘申立后日時的作用。立后日時的選定由新后家決定。

(2) 皇后預定人退出

立后預定者在立后當日之前需要離開內裏回到里邸。

(3) 所司召仰、宣命草作成

立后前一日或兩日，大臣奉天皇之命向有關職司下令進行立后準備。此外，還要

²⁶ 宣旨是傳達敕命的文書，這裡指的就是敕命本身。

²⁷ 藏人是在天皇身邊負責各種雜務的人，有著天皇秘書的性質，擔任天皇的使者。

向內記命令作成宣命草（宣命的草案）。由於立后宣命的文言自從八世紀以來幾乎沒有變過（前章中《儀式》與《內裏儀式》所引），²⁸ 因此實際上宣命草是立后當日由內弁（負責儀式執行的官員）奉天皇之命作成。

（4）宣命作成、宣命使定

立后當日，大臣先寫宣命草，此後謄清後奏上，完成宣命，同時選定宣命使。

（5）宣命宣制

天皇出御紫宸殿，在列立於前庭的王卿之前（親王以下五位以上）由宣命使分兩次宣讀立后宣命，每次王卿都需稱唯、再拜。此後眾人退出，天皇還御清涼殿（天皇的日常居所）。宣言選定皇后的宣命宣制是立后儀式的核心，此前提到過官方儀式書中對於立后儀式幾乎只記載了宣命宣制的部分，私撰儀式書中對於這一部分的記述也同樣很詳盡。但是，與官方儀式書相比，出現的變化在於儀式的參加者。《儀式》中提到親王五位以下在紫宸殿前庭、六位以下列立於承明門外，到了攝關期的這一儀式參加的只有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六位以下的官人不再參與。

（6）敕使參宮

宣命宣制之後，由近衛府的中將、少將中兼任藏人（且需為新后近親者）之人擔任敕使，前往本宮（新后的宅邸，下文遵循史料表記，均稱「本宮」）宣告宣命內容。本宮需要設置座位等待敕使到來，在敕使歸來內裏時賜祿。

（7）宮司除目

宮司指的是皇后宮職的職員，除目則是官職的人事任命。受天皇命令藏人召來大臣，在天皇御前，或是有攝政在位時在攝政的直廬²⁹內處理宮司的人事。宮司的人選由新后預先提出的名簿中選擇，任命的新宮司們需要立刻進行奏慶（向天皇表達任官的謝意），之後前往本宮，在本宮向新后啓慶（同樣向皇后表示謝意）後，開始處理本宮內的行事。

（8）家居品運入、安置

由藏人擔任使者，將倚子一腳、大床子二腳、獅子形³⁰二、插鞋一足、以及銀器、臺盤等膳具搬入本宮。倚子是紫檀地螺鈿造，且附有座面的坐墊、倚子下方的毯子以及毯子四角的鎖子四枚，大床子則是塵蔕螺鈿造，附有鋪在座面上的褥與圓座。與宣命敕使一樣，對使者藏人同樣要備座給祿。使者在庭上向新后再拜退出之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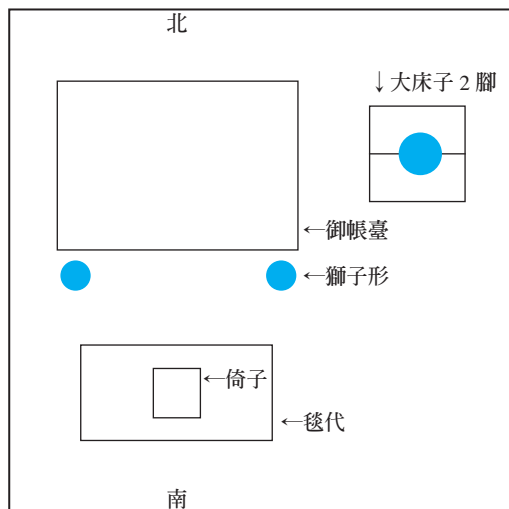
²⁸ 池田幸惠，〈奈良・平安時代の立后宣命〉，《三重大學日本語學文學》18（2007）：1-10。

²⁹ 攝政與大臣等人在內裏中的休息處。

³⁰ 後文會提到的御帳臺的鎖子，由兩個組成一對。

始進行調度類的鋪設。在御帳臺³¹的南側設置平鋪御座（在地面上放置榻榻米，在其上鋪設墊子），在其上立上椅子（附言，新后居所位於宅邸正殿的南面）。之後設置拖鞋，將獅子形放在御帳臺南面的帳的左右兩側，大床子兩腳則放在御帳臺的東側，東西向橫放（以上配置參照圖一）。

這些調度等與天皇御料有共通之處，由內廷職司負責準備，是來自天皇的贈品。



圖一：皇后座所圖

(9) 火炬屋、時簡、御膳棚、釣燈樓的設置

火炬屋是由修理職³²在新后居所的庭中設立，時簡與御膳棚（收納天皇與皇后食膳的架子）則設在中門（相當於新后居所的玄關）側面。

火炬屋是夜間點篝火的地方，同時也是衛士的聚集之處。火炬屋在天皇的日常居所清涼殿前也有設置。

時簡是木製小札，在其上立有小型木樁，藉此指示現在的時刻。時簡設置在清涼殿的通用口附近，基於此向天皇進行「奏時」。在古記錄中可以看見，對皇后也要進行「啓時」，據推斷應當就是用立后時所贈送的時簡。

御膳棚在清涼殿中也有設置，每日辰時由四衛府（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府）衛士將進獻御贄³³放置其上，之後將其交給負責烹製天皇膳食的御廚子所。攝關期皇后的

³¹ 組裝式寢臺，在高約 30 公分的臺上敷設兩帖榻榻米，在臺的周圍立有柱子，在四周垂下帳子。在白天時也作為座位使用。

³² 宮中負責建造與修理的職司。

³³ 御贄是天皇稱號出現之前的大王時代就出現的向王權的奉納物品，由各地首長進獻狩獵、漁獵產物，這是其起源。九世紀之後御贄變為諸國向政府貢進和從負責調理天皇飲食的內膳司管轄地收取，在貢進形式上發生了變化，除此之外還有四衛府在淀川（位於平安京南部）所得的漁獲物。

御膳棚的使用方法在史料中找不到相關記載，但是從皇后的御膳棚在有的記載裡也被稱為「御贊棚」來看，應該也與清涼殿御贊棚一樣用於擺放御贊。

此外，據古記錄的立后相關記載，立后宣命之後殿司³⁴的下級女官需要將新后居所御簾之外的燈臺改成從軒臺懸掛下的釣燈樓，這也與清涼殿的方式一致。

（10）啓陣召仰

啓陣在此指的是在皇后的外出地由諸衛府官員設置陣並負責警戒。在得到新后立后的通知之後，大臣命令左右近衛府、左右衛門府、左右兵衛府在本宮設陣，衛府官員以下前往本宮開始首次警戒。立后時的啓陣之儀需要三天，在第四天賜諸衛府官員祿並令其回歸本府。

（11）新后著座、拜禮

從此開始均為在本宮內舉行的儀式。宣命宣制之後，王卿以下官員由內裏參本宮。參上本宮的王卿首先需要通過宮司啓稟立后之賀。在這期間皇后將頭髮結起，穿白織物的唐衣與白羅的衣裳，穿插鞋坐到倚子上。當皇后就座之後，王卿以下列立在相當於御前的庭內，公卿在前列，四位、五位在後列，分兩列站立，再拜。能夠參列本宮內的拜禮的人，與參列宣命宣制的人幾乎相同，這一時期的立后儀式可以說是限定於五位以上之人（也就是狹義上的貴族階層）才能參加的儀式。

新后獲贈倚子與插鞋就是為了完成這一拜禮。這一時代的貴族女性日常生活起居是坐在平鋪的座位上的（在地面上鋪設榻榻米與墊子形成的座位），平常並不適用倚子。此外日本在這一時代已經開始在官衙以外的殿舍之內不穿鞋，成為本宮的貴族宅邸的居住空間亦是如此。因此在通常不穿鞋起居的殿舍之內，穿鞋並坐在倚子上接受拜禮的，只有天皇與皇后。天皇的場合，清涼殿通常是不穿鞋移動的殿舍，但是只有當他在清涼殿內坐在倚子上接受拜禮時是穿插鞋的。在通常不穿鞋的殿內只有當坐在倚子上時必須穿鞋，考慮到倚子是因為穿著鞋移動時有必要抬高座位的高度而設計的，³⁵我們可以推測日本的靴子與倚子基本是成對出現的。

新后接受拜禮時需穿白色裝束，這一點有許多史料可以證實。律令中未見皇后服制的規定，在弘仁十一年（820）時與天皇的服制一起得到了確定，「皇后以帛衣為助祭之服、以褱衣、為元正受朝之服、以鈿釵禮衣、為大小諸會之服」，³⁶據此可推斷立后時的禮服應為鈿釵禮衣，然而鈿釵禮衣並非白衣。在唐衣之外披裳，這一裝束被

³⁴ 殿司是後宮十二司之一，這一時代的執掌主要是燈火的管理與殿上清掃等等，基本都與執掌相同的主殿寮男性官員一同負責。

³⁵ 川本重雄，〈天皇の座—高御座・倚子・大床子・平敷—〉，《家具道具室内史》創刊號（2009）：52-66。

³⁶ 《日本紀略》弘仁十一年二月甲戌條。此外本條需要補正，具體內容參見西本昌弘，〈九条家本『神今食次第』所引「內裏式」逸文について——神今食祭の意義と皇后助祭の內實〉，《日本古代の年中行事書と新史料》（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164-201。

稱為「女房裝束」（圖二），是攝關期宮廷女性的正裝，平安中期之後，女性的宮廷裝束就變成了這種「女房裝束」，因此攝關期的立后儀式中的皇后裝束在此基礎之上，選用了古代日本視為貴色的白色。

關於攝關期立后時皇后的髮型，同時代的古記錄中沒有詳細記載，無法斷定具體髮型。通常女性的髮型是垂髮（不佩戴裝飾品，將長及衣裾的頭髮自然垂下），僅在正裝時將長髮盤起。理髮之事通常會由內裏派遣而來的天皇乳母並就任典侍之職的人負責，能夠看到很多這樣的事例。



圖二：女房裝束（作畫：木下干春）

（引自：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歷史繪引網路資料庫」
<http://wwwap.hi.u-tokyo.ac.jp/ships/shipscontroller>）

（12）饗宴、給祿

宮司告知參加拜禮的眾人備有饗宴，眾人前往依照官位順序設於本宮各處的座位就座，開始饗宴。宮司與皇后近親負責勸杯。接下來將公卿以上召到新后近邊，奏管弦樂。最後，按照官位給參集本宮的眾人賜祿。

（13）大殿祭

大殿祭是祈禱宮殿內沒有災異的儀式，由神祇官的官員在本宮內執行。由於擔當官員需要宮司的引導，因此是在本宮的各種儀式進行之中尋覓合適時機進行的。

（14）供膳、手水

這是向新后供御膳的儀式，綜合儀式書與古記錄的記載，這一儀式的進行如下。由六名采女³⁷負責搬運膳具，首先由配膳所將兩個臺盤（有餐臺有桌腳的餐桌）分別搬入新后御座所附近，采女搬來的臺盤之後會由更上級的女官取走，分別安置在大床子的前方與右側，在臺盤上再放置六個盛有食物的小臺盤（碗狀）。陪膳由皇后的上級女房（侍女）負責擔任。膳具搬運完畢之後新后坐在大床子上，將筷子立在食物上之後離座，實際上並不用膳。據《江家次第》，這一御膳撤去之後又有夕膳奉上。

³⁷ 負責天皇與皇后的食膳搬運等工作的下級女官。

據近年關於十～十一世紀天皇用餐儀式的研究，³⁸這一時期的天皇在午時有朝膳之儀、酉時則有夕膳之儀（這兩次都僅是儀式而非實際用餐，實際的用餐則在別的時間與場所進行），這兩次的用膳儀式同樣是將餐桌狀的大臺盤運到大床子前，在其上鋪陳各種餐盤。立后儀式中的供膳儀式雖然多有不明之處，但是從采女的侍奉與擺放在大床子前的兩個大臺盤的擺放方式等來看，這與天皇的儀式性供膳有很多相似之處。據《江家次第》，在最初的供膳之後馬上就有夕膳供應，這可以推測是與天皇一日兩次的供膳儀式有著同樣的象徵意義。

供膳之後，御手水之儀（供水以清潔手、面以及漱口之用）同樣也在大床子前進行，這一點也與天皇相同。

（15）名謁

掃部³⁹的女官放下窗格之後，開始名謁之儀。所謂名謁指的是參與值夜的廷臣的點名，天皇也有這一儀式。如前所述，日本的後宮不禁男子，因此皇后也有名謁之儀。

（16）女房諸役、侍、職事以下補任、女房等饗

不僅皇后，所有后妃的女房都是私人侍女。如前所述，後宮女官中也有侍奉皇后之人，但是她們僅負責固定的職務，因此平常負責后妃日常生活所需的是陪伴后妃共同入內的 30-40 名女房。⁴⁰但是在立后時，需要從這些女房中選出御匣殿、內侍與宣旨⁴¹各一人，這屬於半公職。據《江家次第》，御匣殿、內侍與宣旨的任命需由中宮大夫（中宮職長官）命令中宮亮（中宮職次官）通知任官者本人，然而據古記錄所載，或是據新后的令旨補任，或是僅有內侍通過奏聞在宮司除目之後得到補任，可知當時或許並無固定的任官形式。此外，還有侍⁴²與職事⁴³等雖非官職但同樣侍奉新后之人的補任。

據《江家次第》，立后當日，侍奉皇后的女房有衝重（用餐臺配饗的食物）供應，而成為本宮的宅邸的各家政機關也有屯食（類似於便當的臨時食物）供應。

接下來的項目不載於儀式書，但是在古記錄的立后記事中附隨於立后儀式出現。

³⁸ 佐藤全敏，〈古代天皇の食事と贊〉，《平安時代の天皇と官僚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頁 331-373。

³⁹ 後宮十二司之一，負責宮內的清掃與鋪設等事宜。

⁴⁰ 她們主要是中流貴族的女兒與妻子，因為與后妃的娘家的政治關係而出仕后妃。雖為侍女，卻非不自由的身份，因其教養，同樣也具備了在后妃身邊開辦文化沙龍性質的工作。

⁴¹ 由於這三者皆有同名職司或文書名，因此推斷其職掌應與其相關，但是實際內容不明。

⁴² 王族與大臣家中也能見到的侍奉者之名，多指六位以下。

⁴³ 與前項相同，但指四、五位之人。

（17）三日間饗宴

立后的次日與再次日，同樣要在本宮設置與首日相同的饗宴，公卿與殿上人^{④④}參加。

（18）內裏還啓

新后入內不在立后當日，而要另擇吉日，在立后一個月之後才入宮的例子也並不少見。入內之時，以公卿與殿上人為對象，在新后的殿舍^{④⑤}內設饗宴並賜祿。圓融天皇皇后藤原遵子是重新開始皇后立后之後比較早期的例子，據記載在她立后後首次入內之時，^{④⑥}以內裏與內廷的女官（從上級到下級全員）為對象，舉辦了與男官相同的饗宴與賜祿之儀，有學者指出這是基於「皇后內治」理念表明皇后對後宮支配權的儀式。^{④⑦}這是非常有趣的記載，但是這種形式的皇后對女官的饗宴不見於此後的史料，因此可以認為，在重新開始冊立皇后的初期或許確有此事，但是在立后儀式逐漸確立的過程中被省略。

古記錄中還有對諸社奉幣，以及（若皇后為藤原氏時）勸學院學生（藤原氏所辦的大學附屬機關，為學生提供支援）與興福寺僧侶（藤原氏氏寺）的參賀等常例儀式，在此僅列舉與立后儀式直接相關的內容。

此外，在此雖無法詳述，這些儀式步驟，應當是在十至十二世紀之間隨著立后實例的累加而逐步得到完善的。

（二）立后儀式的特徵

如上所述，在攝關期逐漸成立的立后儀式，分為在內裏紫宸殿前的以宣命宣制為中心的儀式，以及在內裏之外的新后宅邸，亦即本宮之內的各種儀式（以下簡稱為「本宮之儀」）的兩階段構成。本宮之儀必然在宣命宣制的當日舉辦，因此可以認為宣命宣制與本宮的儀式被視為互相關聯的儀式，這也反應在（1）的立后宣旨之中有命令立后預定者確定宣命宣制日時的文言。本宮之儀伴隨有饗宴與賜祿等部分，因此新后一方的準備也不可或缺。此外，立后儀式之中，相較於內裏內的一系列儀式，本宮之儀占有更大比重，這也是一目瞭然的。

本宮之儀首先是以王卿為首的宮廷社會貴族成員首次向新后行拜禮的場合，除此之外，搬入由天皇所贈的各式調度品，改變了御座的樣式，還設置了火炬屋、陣屋

④④ 四位與五位廷臣之內，特許升殿，可以在清涼殿上間內伺候之人。

④⑤ 這一時期並無皇后專用殿舍，因此即使立為皇后也沒有變更殿舍。

④⑥ 天元五年（982）五月七日。

④⑦ 東海林亞矢子，〈女房女官饗祿—後宮の中の皇后〉，《女と子どもの王朝史—後宮・儀禮・縁》（東京：森話社，2007），頁13-43。

（啓陣所用）等，內廷職司的侍奉也由此開始，因此可以說本宮之儀也是皇后建立威儀的場合。

立后時搬入的調度類物品、設置的各種設備與天皇的物品的共通性值得注目。時簡、大床子、御椅子、獅子形等物品，同樣出現在讓位時由舊天皇交給新天皇的「殿上雜物等」裡。⁴⁸與以象徵皇位的神器（八咫鏡、草薙劍、八坂瓊曲玉）為首的皇位象徵物不同，可以說這些是王權的象徵物。本宮之儀則是將這些象徵物進呈給新后的儀式。然而，僅看立后儀式的話，我們找不到皇后權的象徵物，此外這些被稱為王權的象徵物的東西也好，天皇與皇后所有的調度品、設備及侍奉方法等也好，從古記錄中可以看到皇太后也享有同樣的待遇，換言之，這並非天皇與皇后所獨有，這一點也值得注意。

五、立后儀式成立的背景

如第三章中所論，日本（攝關時期的）立后儀式一方面以唐禮為模本，卻又與唐禮中的立后儀禮出現了乖離，新后在立后當日於內裏之外的私宅接受廷臣拜賀，樹立作為皇后的威嚴。可以說，此前雖有變革但仍以唐禮為目標的立后儀式（《內裏儀式》《儀式》）被揚棄，轉向了適應這一時期日本宮廷規模與存在方式的立后儀式。

接下來將就這一立后儀式是何時開始，在怎樣的背景下成立的，這問題進行探討。

首先，關於這一形態的立后儀式何時開始出現，有研究試圖通過解明本宮之儀的一部分，也就是「本宮」內的啓陣是何時開始出現的，來對此加以解答。⁴⁹

根據這一研究，經歷皇后立后的中斷期之後，首先成為皇后的醍醐天皇女御藤原穩子在立后時很可能在里邸之內，同時伴隨立后儀式進行的「本宮慶賀」⁵⁰的最早前例，也是延長元年（923）藤原穩子的事例，因此推斷立后儀式時新后居於里邸的情況始於藤原穩子立后之後。由於立后時新后尚居住內裏之外，因此需要有首次入內之儀（伴隨這一儀式同時舉行「本宮慶賀」），可以說這一結論的可能性很高，立后儀式分為內裏與本宮兩階段構成，應該確實是藤原穩子之後開始的。藤原穩子之後的下一任皇后藤原安子的立后之時，儀式分為內裏之儀與本宮之儀兩部分，這可以由古記錄得到確認。⁵¹

⁴⁸ 《江家次第》「讓位」條。

⁴⁹ 中町美香子，〈平安時代の後宮・皇太子の啓陣〉，《ヒストリア》204（2007）：1-24。

⁵⁰ 本宮慶賀是立后之後首次入內時，對新后近親者特別敘位、加階的儀式。

⁵¹ 西本昌弘指出，京都御所東山御文庫所藏《冊命皇后式》所引「內裏式云」之後的文章並非《內裏式》的逸文，而是天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右近衛陣日記的一部分，並指出這是記載村上天皇皇后藤原安子立后儀式的整體像的記錄。（〈冊命皇后式所引の內裏式と近衛陣日記〉，《日本古代儀禮成立史の研究》，頁279-308。）

那麼為何在藤原穩子以來，立后儀式就分為內裏的宣命宣制與本宮之儀兩部分呢？在此之前，或需先考慮為何藤原穩子立后時舉行了本宮之儀。

假如只關注藤原穩子本人，當時她居住於里邸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她正在懷孕中。⁵²在這一情況下，假如想要按照《儀式》「立后事」的條文規定舉辦立后儀式，那麼即使宣命宣制能夠按照條文進行，立后次日群臣參集，於內裏北中門向新后進行拜舞的儀式，也不得不在里邸完成。由於新后當時不居內裏之內，因此產生了需要在新后居所也就是本宮舉辦儀式的想法。

然而筆者認為藤原穩子當時居住於里邸這一事實，並非本質性的原因。這是因為本宮之儀中群臣向新后的拜禮與《儀式》「立皇后儀」式文所收的立后後日群臣拜賀之儀有本質上差異的緣故。以下再度引用「立皇后儀」的相關部分。

後日早朝，外記召式部省，仰可令集會刀禰之狀，時刻親王以下參入，（五位以上在北中門外，六位以下稍退在後）于時內侍一人進宣，云云。五位以上・六位以下稱唯，拜舞退出。

不僅五位以上的官人、六位以下官人同樣需要出席；集合在「北中門」（內裏後宮空間的北門之外）面朝南面排列，以遙拜方式行拜禮；經由內侍傳遞皇后之語等等，這都與前章（11）中的「新后著座、拜禮」的方式完全不同。

如前章所述，《儀式》「立皇后儀」的上述部分與《儀式》「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中所規定的拜賀皇后儀式多有共通之處，然而這種拜賀之儀式僅在天長年間正子內親王的皇后在位期間（828-832）舉行，之後則是長時間的無皇后時期，儀式自身廢絕。

天皇受百官朝賀這一儀式本身就在衰退，九世紀中葉之後，元日朝賀之儀幾乎廢止不行，轉為天皇於清涼殿受殿上人以上拜賀的小朝拜儀式，元日儀禮的重點則轉為伴隨有饗宴與賜祿的「節會」儀式，這已經是現在的通說了。

同時，沒有了皇后受賀之儀的正月二日，大約在貞觀十年（868）前後開始，貴族官人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中宮（皇太夫人）⁵³以及東宮的御所拜賀，並受到賜宴與賜祿。以下是這一儀式的初見史料。

⁵² 就日本史料可考的部分而言，十世紀前半期皇后在內裏內生產、皇后以外生產時則要退出內裏，回到自家宅邸，十世紀後半開始，所有的生產都在自宅內進行，其背景是日本污穢觀念的擴大。由於生產伴隨出血，被視為是重穢。

⁵³ 這一時期的「中宮」也是天皇生母，即皇太夫人的稱謂。此外，由「太皇太后、皇太后」的稱謂也可知，即使沒有皇后立后的時代，也不是沒有「立后」的。仁明天皇（833-850）到宇多天皇（887-897）之間，天皇生母的女御在所生子即位之日藉由即位宣命的辭別（宣命本文中加筆的文章）被升為皇太夫人，並加設中宮職。皇太夫人雖然不能與皇后位相提並論，但是她們中除一人之外，所有人都在所生子的天皇后元服時由皇太夫人升格為皇太后。除了幾乎沒有史料留存的宇多天皇生母班子女王之外，所有人都被宣命任命為皇太

親王以下次侍從已上奉參皇太后宮東宮賜宴，雅樂寮舉樂，賜衣被。凡每年正月二日，親王公卿及次侍從以上奉參三宮賜宴，例也。而年來不書，史之闕也。今此記之。他皆効此。⁵⁴

參加參賀的並非文武百官，而僅是親王以下次侍從以上這一有限人群，同時伴隨有饗宴與賜祿，這與立后儀式中的本宮之儀的主要構成要素相同，這些行事的出現值得注目。

如前章開頭所提及，九世紀前半開始到十世紀，宮廷儀式的形態出現了變化。在這一情況下，時隔百年重啓立后儀式之時，認為不是選擇蹈襲已經廢絕多年的包括群臣拜賀在內的前代立后儀式，而是開始摸索新的形式。此時回想起的對新后的拜禮方式，正是貞觀、元慶年間所舉行的正月拜賀皇太后等人的御所並得到饗宴、賜祿的一系列行事，並參照於此，制訂出了本宮之儀。

此外還要注意的是任大臣大饗的影響。任大臣大饗的初見是延喜十四年（914）藤原忠平任大臣時的大饗，與時隔百年的又一任皇后藤原穩子立后之間（923）的時間非常接近。由宣命而獲得地位之人在受命當日受衆人拜禮，並賜參列者饗宴與賜祿，在這一點上任大臣大饗與立后儀式在儀式結構上是共通的。關於任大臣大饗，有研究者指出任大臣儀與大饗之間的連續性的意義，即任大臣儀表現了天皇與新任大臣之間的君臣關係，而大饗則表現了新任大臣與太政官官員之間的官職秩序。⁵⁵立后的場合，皇后並非天皇的臣下，皇后與太政官官員之間也並不存在官職秩序，但是通過任命之後的拜禮與饗宴、賜祿確認秩序的構築，這一點上是共通的。在重開皇后立后、制訂新的立后儀式過程之時，任大臣大饗想必是參考的對象之一。考慮到任大臣大饗的首例藤原忠平是藤原穩子的兄長，穩子立后時他應當也是負責制訂立后儀式的中心人物，這也是認為本宮之儀的成立受到了任大臣大饗影響的原因之一。私撰綜合性儀式書裡最早提到本宮之儀的是《西宮記》，其中列出了「立皇后太子任大臣事」的項目，將立后、立太子、任大臣歸在同一分類下討論，這或也是一種暗示。九至十世紀的正月儀禮從拜賀向饗宴轉變，關於這一大變化有很多相關研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筆者認為，攝關期時立后儀式的確立也可作為這種宮廷儀式的變化之一加以理解。

后，清和天皇生母藤原明子、陽成天皇生母藤原高子兩人是在天皇元服後的白馬節會之日頒發任命宣命，同時還舉行了大赦與敘位。由於立后與天皇元服以及節會這種伴隨有饗宴的儀式同日進行，正子內親王立后時的饗宴也在內裏舉辦，可以想像立后時的饗宴也在內裏之內進行，然而這些事例中的立后儀式都沒有留下相關史料。

⁵⁴ 《日本三代實錄》貞觀十七年正月二日條。

⁵⁵ 神谷正昌，〈任大臣大饗の成立と意義〉，《國史學》167（1999）：21-45。

六、結語——日本「皇后」的逸脫

在日本的立后儀式確立了其獨自特徵的時期，皇后本身以及后位的意義也都出現了變革。

（一）皇后的「職位化」

冷泉天皇皇后昌子內親王，在冷泉天皇於公元九六九年讓位給弟弟圓融天皇之後仍然作為皇后在位，直到九七三年圓融天皇立皇后，才同時升格為皇太后。至今為止的后位異動，基本是隨天皇的更替而變動，之後這種情況逐漸成為了通例。雖然天皇發生了更替，但是前任皇后在次任天皇冊立皇后為止仍然作為皇后存在，當冊立了新皇后之後則被頂替出皇后之位，升格為皇太后，接下來再因為再新一任的天皇冊立皇后（這使得新任的皇后也必須升格為皇太后）而被迫離開皇太后之位升格為太皇太后。這可以說是忽視了皇后作為「天皇嫡妻」的本義，並且「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逐漸成為一連串的職位。

這一連串的職位假如天皇的更替足夠頻繁，很快就會被填滿。然而，在貴族間圍繞天皇外戚之座的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攝關期，獲得執政地位之人即使這三個位置已經被填滿，也千方百計地試圖將自己的女兒或孫女立為皇后。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就是「中宮」這一位置的新設。

（二）從三后到四后

「中宮」所指代之物隨時代變化多有變遷，這一點如前文所述，在重新出現皇后立后的十世紀，中宮是皇后的別稱，皇后下屬的職司名為中宮職。⁵⁶一條天皇（986-1011）的女御藤原定子由於其祖父與父親相繼成為攝關，從而獨佔了天皇的後宮，當時的太皇太后位上是冷泉上皇的皇后昌子內親王，而皇太后位上則有一條天皇母后藤原詮子在位，皇后位上則有圓融上皇皇后藤原遵子留任，三后之位已經被佔滿。因此，為了將藤原定子立為皇后而採取的手段，就是將當時皇后遵子下屬的中宮職改名為皇后宮職，稱遵子為「皇后」，定子則立為現任天皇一條天皇的嫡妻，立后宣命中與通常一樣寫作「立為皇后」，但她的中宮職則稱為「中宮」。因此，自古以來的三后就變成了四后。

⁵⁶ 皇太后有皇太后宮職、太皇太后也有太皇太后宮職。

（三）院號宣下的開始（女院的開始）

九九一年，一條天皇的生母兼皇太后藤原詮子，以出家為由停止了后號，改稱「東三條院」，獲得了按照太上天皇的待遇（院號宣下）。由於此前沒有以出家為由停后號的先例，對這一處置的理解有例如詮子的兄弟試圖將母后的地位提高到與上皇相等，通過其助力以爭取強化朝政主導權，或是迴避出現四后而引來的群臣非議等等，眾說紛紜。無論如何，這一待遇後來被稱為「女院」固定了下來，整個前近代都存續下來，最終變得院號宣下之數比立后之數還多。

（四）一帝二后

前述中宮（以后位而言也是皇后）與皇后並立之時，雖然同時有兩位皇后，但是她們的配偶並不是同一人，然而當時成為「中宮」的藤原定子，她的娘家在政治鬥爭中失利，佔據了執政者地位的藤原道長將女兒彰子送入內裏並試圖立她為一條天皇的皇后。這時皇太后藤原詮子已經得到院號宣下離開了后位，因此后位本身是有空缺的，但是一條天皇當時已經有藤原定子為皇后。為此藤原道長以定子已經出家（並非正式出家，此後也得到了天皇的寵幸並生下皇子女）等理由建議天皇重立新皇后，最終實現了彰子的立后。這時也是將擁有中宮職的中宮定子視為皇后，將中宮職改名為皇后職，而將彰子立為中宮並給她設置中宮職，將她稱為「中宮」。彰子在立后宣命中也稱為「皇后」，也就是說雖然稱呼不同，定子與彰子並立，同時都是一條天皇的皇后。

有過這一次的一帝二后，這也被視為先例，一條天皇之後的三條天皇、一條天皇的三男後朱雀天皇也都冊立了兩位皇后（中宮與皇后），後朱雀天皇之子後冷泉天皇之時更是同時冊立了三位皇后。最初他立章子內親王為中宮，此後立藤原寬子為皇后，接下來在將皇后寬子升為皇太后的同時冊立藤原歡子為皇后。歡子的立后是在後冷泉天皇生病駕崩前兩天，雖然如此，後冷泉天皇仍然同時有了皇太后、皇后與中宮三位「皇后」。

（五）未婚的皇后

一位天皇可以立數名皇后，日本的皇后與后位可以說已經是中國禮制無法理解的範疇了。但是后位的逸脫不止於此，在十一世紀末期，更是出現了將幼小天皇的姐姐或是叔母的未婚內親王擬制為天皇之母而冊立為皇后（當然與天皇之間並無婚姻關係）的現象，這可以說是從根本上顛覆了「何為皇后」這一概念，這一形態的立后在十二至十四世紀之間一度盛行。

在日本之所以這些逸脫成為可能（當初雖然也有過非難之詞），一言以蔽之是因為日本雖然導入了「皇后」這一名稱作為「天子」，也就是天皇的嫡妻，卻沒有導入其根源的儒家夫妻觀念以及基於此的天子之後的概念。在中國禮制下，皇后通過婚禮與皇帝結合，成為其唯一的「妻」，在理念上皇帝與皇后分別作為陰陽內外之主，皇帝主理外政而皇后擔當內治，由此實現天下之治。這種皇后的存在方式多表現在與皇后相關的儀禮上，然而日本對禮制的吸納非常有限，對皇后相關的部分幾乎完全沒有吸收，這一點如前所述。立后宣命中「後之政」的文言雖然可以視為導入中國皇后存在方式的努力，但是卻沒有展現過「後之政」的具體內容，在整理宮廷儀禮的過程中，能夠將皇后作為後宮之主這一事實具現化的儀式也沒有出現。

日本的皇后，如同立后儀式中所見一樣，與天皇共享王權的象徵物，在威儀與器物方面與天皇有著平等的尊貴性。然而由於缺乏基於禮制的夫婦觀念的支持，最終「皇后」喪失其本質，僅保留了其地位與尊貴性，結果導致上述的未婚皇后等情況的出現。

沒能導入基於中國禮制的皇后儀禮（尤其是在開始對唐禮的正式導入之後）的原因，先行研究已經有所提及，⁵⁷這是由於日本社會缺乏導入儒家夫婦概念的土壤。日本自古以來的婚姻形態，被認為是男女相對平等且具有流動性的夫婦關係，即使到了十至十一世紀，貴族社會的婚姻形態基本仍然是入贅婚，在大方向上雖然出現了「一夫多妻（妻子間地位基本相同）」形態向「一夫一妻+正妻以外妻妾」形態的變化，但是「正妻」與「正妻以外」的關係，並非中國禮制中「妻」與「妾」之間的關係。⁵⁸日本開始正式導入儒家家族觀與夫婦觀，要到此後很久的時候了。

⁵⁷ 梅村恵子，〈天皇家における皇后の位置—中國と日本との比較—〉，《女と男の時空—日本女性史再考Ⅱ：おんなとおとこの誕生—古代から中世へ》（東京：藤原書店，1996），頁303-342。

⁵⁸ 伴瀨明美，〈日本古代・中世における家族秩序—婚姻形態と妻の役割などから〉，《ジェンダーの中國史》（東京：勉誠出版，2015），頁236-247。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井上光貞、關晃、土田直鎮、青木和夫校注，《律令》，收入《日本思想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4。
- 大江匡房著，渡邊直彥校注，《江家次第》，收入《神道大系 朝儀祭祀編 4》，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1991。
- 源高明著，《西宮記》，收入《改訂增補故實叢書》，東京：明治圖書出版，1993，第6-7冊，前田家本。
- 渡邊直彥校注，《儀式、内裏式》，收入《神道大系 朝儀祭祀編 1》，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1980，天保5年木版本。
- 《日本紀略 前篇》，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第10冊。
- 《交替式；弘仁式；延喜式》，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第26冊。
- 《日本三代實錄》，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第4冊。
- 《律；令義解》，《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第22冊。
- 《續日本紀》，《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第2冊。
- 藤原實資著，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記錄 小右記》，東京：岩波書店，1959-1986。
- 《大唐開元禮》，東京：汲古書院，2004，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洪氏刊本影印本。
- 《本朝法家文書目錄》，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續々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8，第16冊，徵古雜抄本。

近人論著

岸俊男

- 1966 《日本古代政治史研究》，東京：塙書房。

山本一也

- 2001 〈日本古代の皇后とキサキの序列—皇位繼承に關連して—〉，《日本史研究》470：24-57。

川本重雄

- 2009 〈天皇の座—高御座・倚子・大床子・平敷—〉，《家具道具室内史》1：52-66。

中町美香子

- 2007 〈平安時代の后宮・皇太子の啓陣〉，《ヒストリア》204：1-24。

- 西本昌弘
1997 《日本古代儀禮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
2012 《日本古代の年中行事書と新史料》，東京：吉川弘文館。
- 池田幸恵
2007 〈奈良・平安時代の立后宣命〉，《三重大學日本語學文學》18：1-10。
- 坂本太郎
1989 《律令制度——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七卷》，東京：吉川弘文館。
- 大隅清陽
2011 《律令官制と禮秩序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神谷正昌
1999 〈任大臣大饗の成立と意義〉，《國史學》167：21-45。
- 梅村恵子
1996 〈天皇家における皇后の位置——中國と日本との比較——〉，收入河野信子主編，《女と男の時空——日本女性史再考Ⅱ おんなとおとこの誕生——古代から中世へ》，東京：藤原書店，頁303-342。
- 三橋正
2012 〈攝關期の立后關係記事——『小右記』を中心とする古記録部類作成へ向けて——〉，《明星大學研究紀要：人文學部・日本文化學科》20：99-158。
- 橋本義彦
1976 《平安貴族社會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佐藤全敏
2008 《平安時代の天皇と官僚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東海林亞矢子
2007 〈女房女官饗祿——後宮の中の皇后〉，收入服藤早苗主編，《女と子ども王朝史——後宮・儀禮・縁》，東京：森話社，頁13-43。
- 伴瀨明美
2015 〈日本古代・中世における家族秩序——婚姻形態と妻の役割などから〉，小濱正子編，《ジェンダーの中國史》，東京：勉誠出版，頁236-247。
2016 〈攝關期の立后儀式——その構造と成立について〉，收入大津透主編，《攝關期の國家と社會》，東京：山川出版社，頁32-59。
- 藤森健太郎
2000 《古代天皇の即位儀禮》，東京：吉川弘文館。